

当代中国人文大系



唐、吐蕃、大食政治关系史

王小甫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当代中国人文大系



唐、吐蕃、大食政治关系史

王小甫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唐、吐蕃、大食政治关系史/王小甫著.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9
(当代中国人文大系)
ISBN 978-7-300-11395-1

I. 唐…
II. 王…
III. 中外关系-国际关系史-唐代
IV. D8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204265 号

当代中国人文大系
唐、吐蕃、大食政治关系史
王小甫 著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398 (质管部)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 (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涿州星河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155 mm×235 mm 16 开本	版 次	2009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张	21.5 插页 2	印 次	2009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301 000	定 价	39.8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当代中国人文大系”

出版说明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变革波澜壮阔，学术研究的发展自成一景。对当代学术成就加以梳理，对已出版的学术著作做一番披沙拣金、择优再版的工作，出版界责无旁贷。很多著作或因出版时日已久，学界无从寻觅；或在今天看来也许在主题、范式或研究方法上略显陈旧，但在学术发展史上不可或缺；或历时既久，在学界赢得口碑，渐显经典之相。它们至今都闪烁着智慧的光芒，有再版的价值。因此，把有价值的学术著作作为一个大的学术系列集中再版，让几代学者凝聚心血的研究成果得以再现，无论对于学术、学者还是学生，都是很有意义的事。

披沙拣金，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俗话说，“文无第一，武无第二”。人文学科的学术著作没有绝对的评价标准，我们只能根据专家推荐意见、引用率等因素综合考量。我们不敢说，入选的著作都堪称经典，未入选的著作就价值不大。因为，不仅书目的推荐者见仁见智，更主要的是，为数不少公认一流的学术著作因无法获得版权而无缘纳入本系列。

“当代中国人文大系”分文学、史学、哲学等子系列。每个系列所选著作不求数量上相等，在体例上则尽可能一致。由于所选著作都是“旧作”，为全面呈现作者的研究成果和思想变化，我们一般要求作者提供若干篇后来发表过的相关论文作为附录，或提供一篇概述学术历程的“学术自述”，以便读者比较全面地

了解作者的相关研究成果。至于有的作者希望出版修订后的作品，自然为我们所期盼。

“当代中国人文大系”是一套开放性的丛书，殷切期望新出现的或可获得版权的佳作加入。弘扬学术是一项崇高而艰辛的事业。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在学术出版园地上辛勤耕耘，收获颇丰，不仅得到读者的认可和褒扬，也得到作者的肯定和信任。我们将坚守自己的文化理念和出版使命，为中国的学术进展和文明传承继续做出贡献。

“当代中国人文大系”的策划和出版，得到了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南开大学等学术机构的学人的热情支持和帮助，谨此致谢！我们同样热切期待得到广大读者的支持与厚爱！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序一

季 美 林

王小甫同志把自己的博士论文增补、扩大了以后，即将付梓，索序于我。我对于他研究的这个题目没有深入探讨，不敢赞一辞。但是对于与此书有关的中亚史地研究工作，却颇有一些意见想说一说，因此便答应了下来。

全世界都承认，中华民族是一个最爱历史的民族。我们不但注意写本国的历史，而且几乎在所有的正史中都有讲西域（中亚和新疆，甚至这地区以外的一些地方）的专章。在大量非正史的著作中，在所谓“杂史”里，有关西域的记载也大量存在。古代西域，虽然荒凉寂寞，但在人类历史上却起过极大的作用。中西文化交流的主要干线丝绸之路，就横贯此区。它对沿途各个国家在几千年的历史上起了促进作用，促进了经济、文化各方面的发展。如果没有这一条丝绸之路的话，人们简直无法想象，这个地区的国家会是什么样子。但是，在历史上，这个地区多为游牧民族所统治，极端缺乏文献记载，所以现在研究起来有极大困难。幸而西方古代留下了少量文献，阿拉伯、伊朗等地的旅行家也留下了一些文献记载，稍稍照亮了这个地区的历史的暗云。而中国古代史籍中有关的文献记载比较系统地、比较全面地阐述了这个地区各方面的情况，其意义与价值远远超过了西方和伊斯兰国家的有关文献，从而受到了全世界有关学者的重视。他们都异口同声地承认，如果没有中国的文献记载，研究古代西域，研究丝绸之路，几乎是无法进行的。

但是汉文，尤其是古典汉文却决非轻而易举就能掌握的。在这里，汉文几乎成了拦路虎。西方学者无论矣。即以日本而论，他们



的学者学习古典汉文有悠久传统，有便利条件；可是，仔细推敲一下，他们对汉文的掌握对绝大多数的人来说，却决不是没有问题的。日本老一代的西域古代史地专家做出了重大贡献。这一点必须承认。但是，他们的著作也间有问题。这些问题一方面出于对西域古代语言掌握不够；另一方面则出于对汉文古典文献的掌握也还没能达到得心应手的水平。年青一代的日本西域史地学者，在掌握古代西域民族语言方面，较之老一代有很大的进步，但是，在掌握汉文方面，反而不及老一代。这是很值得注意的一点。

谈到中国这方面的学者，我们有我们的有利条件，但也有我们的不足之处。有利条件首先就是对汉文古典文献的掌握。虽然我们也决不敢说毫无问题，我们的困难也还是不少的，年青一代学人的掌握水平更与老一代有差距；但是，总体来看，同国外学者比起来看，我们的水平是颇能令人满意的。不足之处是，虽然我们注意西域已经有了两千来年的历史，可是到了近代，我们在这方面的研究却落后了。一直到19世纪末叶，西域研究才又稍稍抬头，出了一些研究古代西域史地的学者，写出了不少非常有水平的书。可是这些学者也有一个共同的缺点：不懂西域古代语言，不通西方近代语言。研究工作有点坐井观天的味道。接着来的是一个在政治上非常混乱的时期。政治经济的混乱影响了学术研究，其中也有西域古代史地的研究，几乎达到了后继无人的程度。其间也出了几个大师，如王国维、陈寅恪等，虽为中流砥柱，但又独木难支。西域研究变成了荒凉寂寞的沙漠。有识之士，怒然忧之。

一直到了最近十几年，我国西域古代史地的研究才逐渐昌盛起来。目前，老中青三结合的研究梯队，可以说是已经形成。这一个梯队的特点就在于，他们既通中国古典文献，又能通晓有关的西域古代民族语言，还能掌握一些西方当代通行的语言。广通声气，目光开阔，与全世界的专业同行有密切联系，与过去坐井观天的情景大异其趣，可以说是已经参加到世界学术研究的行列里来了。这在中国悠久的学术史上开辟了一个新天地，是值得大书而特书的伟大事件。

在这一个学术梯队中，非常值得一提而且必须提的是中青年学



者的茁壮成长。这种成长决不仅限于西域古代史地的研究，在整个所谓东方学的范围内，都可以这样说。因为我现在谈的是西域古代史地研究，所以讲中青年学者也仅限于这个范围。为了给人们一些比较具体的印象，我想举出几个人的名字：张广达、耿世民、林悟殊、刘迎胜、蒋忠新、余太山、胡海燕、段晴、王邦维、林梅村、荣新江等等，这个名单不一定很全，仅就我记忆而及，不过举出几个例子而已。这些人的特点就是中西兼通，基本上掌握所需要的西域古代语文。他们又都能通解汉文古典文献，这就如虎生翼，可以与外国同行逐鹿学坛了。我决不是说，他们都已十全十美。为学如逆水行舟，任何人，任何时候，任何年龄，任何国家，都要不懈地努力，他们也决不能例外。但是，无论如何，这些人是中国新一代的学人，前途是未可限量的。

我想把王小甫也归入这些学人中。我相信，他的这一部书就能够证明，我的做法是正确的。因此我怀着十分愉快的心情写了这一篇序。我原以为这篇序讲的都是书外的话，与本书关联不大。写完了以后，又觉得关联极大。究竟如何？请读者加以裁决。

1992年3月27日

序二

张 广 达

小甫君的专著即将付梓，征序于我。我年龄稍长，与小甫有师生之缘，为其治学有成不胜欣喜，故愿借此机会就本书的学术旨趣补缀数语如次。

此书本为小甫的博士学位论文，1989年6月在北京大学季羨林教授主持下答辩通过。此后两年多的时间里，小甫又对其论文进行了许多修改、补充，于是形成现在的规模。本书纵论唐、吐蕃、大食于7世纪初大致同时崛起的历史大势，力图阐明7—9世纪这三方及突厥诸部在西域的势力消长和相互之间的作用与影响，这就为读者了解此后中亚突厥化和伊斯兰化的过程提供了一个全面而明晰的历史背景。这一段重要的历史实际上在国内外学术界长期缺乏综述。试检1988年苏联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古代和中古早期东突厥斯坦史纲》、1990年英国出版的《剑桥早期中亚史》，令人遗憾地看到其中仍然缺乏这方面的篇章，即可证实我们的这一看法不谬。近年来，日本的森安孝夫和美国的白桂思（Ch. I. Beckwith）各自出版了一部与本书课题相近的论著（即本书所引森安孝夫1984、白桂思1987），引起了学界的重视，但是，两人各有所侧重，似乎还不能说已完全填补了这段空白。

进行这项研究的主要困难在于，有关史料非常零碎、分散，而这些史料及其研究成果又涉及多种语言文字，利用起来十分不便。这方面的难度，从下面引用的美国印第安纳州立大学教授白桂思的叙述可见一斑：“有可能，我忽略了这些阿拉伯文史书中的重要材料——特别是塔巴里（Ṭabarī）书和伊本·阿萨姆（Ibn A ‘tham）



书——因为我发现，深究阿拉伯文原文的专有名词是不可能的。而且，我也没有时间去读上几千页阿拉伯文原著以求发现几份有用的、但却是先前没有注意的资料。”阿拉伯文献如此，何况对西方学者来说更加困难的、汗牛充栋的汉文史料。

作为导师，我深知本书作者惟日孜孜，无敢逸豫，研读史籍之同时，在语言准备方面也下了不少工夫。除了英语、俄语、日语这些能获取最新科研情报的工具外语之外，他还专门学习了诸如阿拉伯语、藏语这样一些处理课题所必需的专业语言。在对小甫的博士论文进行学术评议时，北京外国语学院阿拉伯语系教授纳忠写道：“作者充分利用了阿拉伯文史料，特别是公元九世纪塔巴里的著作。他引用的史料都是经过考证的，不是有文必录。”在另一份评议书中，青海省社会科学院藏学研究所研究员兼所长陈庆英先生写道：“作者专业基础扎实，研究能力强，通数种外语，并能阅读和利用古藏文文献，又熟悉新疆、西藏古代历史，对完成此项研究课题具有特殊的有利条件。”据我所知，小甫还学过维吾尔语，并随北京大学东语系塔吉克族进修班学过波斯语。虽然他学过的这些语言中有些有待深造，但作为一个历史学者，掌握这些语言撰写本书，诚如陈庆英先生所说，条件很有利了。

我了解，作者在撰写本书过程中，广泛利用了包括敦煌、吐鲁番出土的汉、藏文书在内的第一手资料，并从阿拉伯文史籍如塔巴里、白拉祖里（Balādhuri）等书以及《阿拉伯舆地丛书》（BGA）中做了大量摘译。读者可以看到，引用资料丰富，立论、立言有据是本书的突出特点之一。按照学界常常见到的一种做法，他辑出的资料加以笺证，本可随同本书出版，就是说，以本书为“研究篇”，辑出的史料为“史料篇”。看来，史料篇的出版只得俟诸异日了。

在研究过程中，作者还十分注意国内外学者的研究前缘状态和最新成果。本书反映出作者了解学术讯息。这样，他在进行实证研究中，就做到了既善于借鉴，又能发挥个人独立见解，并把一些见解提到一定的理论概括高度。这些见解即便得不到所有同行的同意，也是对推动学术发展的贡献，因为见解不同但又立言有据方能将课题的探讨引向深入。



小甫本人曾长期在新疆工作，到北大上学以后，又多次到天山山区、塔里木盆地缘边、青海高原及河西走廊进行学术考察。读者可以看到，将书本知识与实地考察相印证使作者对西北地理了如指掌。在中国西北史地研究中，徐松撰述《西域水道记》、陶葆廉撰述《辛卯待行记》留下来的好传统，小甫正在努力继承。

我认为，本书作者的才具、学识、训练使他在许多问题上提出了值得注意的见解或对前人成说有所突破。例如，他论证了由“食盐之路”和“五侯斤路”连接而成的吐蕃早期通西域的“中道”，他对这条道路之启用的论述扩展了人们对古代青藏高原与外部交通的视野；他对吐蕃越葱岭进入西域之路的考证，展示了中国藏族在历史上分布的全新画面。他仔细研究了吐蕃人进入西域的主要路线，发现了一条与吐蕃在西域活动史有关的地理线索，从而为许多重要史料的断代、定性建立了较为可靠的参照系。这些考证有助于人们认识清代以来准噶尔与藏地的交通乃至今天现实生活中的新藏交通路线。他通过对汉、阿两种史料的认真比勘，否定了唐朝与大食曾在中亚对抗的种种说法，确认 751 年的“怛逻斯战役”只不过是双方的一次遭遇战。他通过对西域各种政治力量相互关系的动态研究，否定了长期流行的突厥人支持中亚绿洲各小国反抗大食入侵的说法，证实草原上的突厥人只是力图恢复其对南部绿洲的传统控制，因而多次与吐蕃连兵袭扰西域，成为唐朝和大食的共同敌人。可以说，由于本书的实实在在的论证，人们应当修改从前那种以为唐代西域史中占主导地位的土著力量一直就是突厥人的看法，代之以思考本书得出的结论：中亚绿洲的突厥化是以几大强权政治时代结束为前提的。

本书体例亦颇完备，附录（重点考证）、附表及参考文献目录对理解全书内容和进一步的研究工作都很有用。一个新人，一部新作，能有这么多新成就，确属难能可贵。这是一部开拓研究领域、填补学科空白的好书，读此等书实为生平快事。当然，如再附以索引，就更符合科学著述的要求。

最后，我希望小甫沿着已经开始的研究方向，大处着眼、小处着手，继续前进。比如，把本课题研究的断限下延到吐蕃帝国崩溃



的 9 世纪中叶，将会使这项研究更加完善、更有意义。从 9 世纪起，唐朝不仅退出了西域，而且由于藩镇割据、党争宦祸而日益就衰，中国中古社会开始由前期向后期转变；漠北高原的回鹘帝国也于 9 世纪 40 年代被与葛逻禄结盟的邻人黠戛斯击溃，回鹘人举族西迁；大食帝国的东部疆域也已相对独立。从 9 世纪中叶起，亚洲大陆逐渐呈现出一个全新的历史格局。此外，本书现在是以政治史研究为主，有此基础，进一步再做文化史等方面的研究也就方便多了。小甫君见告，他已经在着手计划撰写一部“全方位”的《吐蕃对外关系史》，我清楚他的功底，深知他的勤奋，至盼扬长避短，新作早日问世。

1992 年 5 月 9 日于巴黎

目 录

引 言 1

第一章 唐朝统治西域与吐蕃的介入 3

 第一节 唐朝的西域统治 3

 第二节 吐蕃的兴起 12

 第三节 吐蕃最初进入西域之路 24

 第四节 吐蕃在西域的早期活动 48

第二章 唐初安西四镇的弃置 62

 第一节 吐蕃与唐朝之反复争夺安西四镇 62

 第二节 大食之介入西域 85

第三章 葱岭地区的政治角逐 99

 第一节 长寿元年复四镇后的西域形势 99

 第二节 吐蕃越葱岭进入西域之路 108

 第三节 七、八世纪之交葱岭地区政治势力的消长 121

 第四节 吐蕃借道小勃律攻四镇及其失败 137

第四章 唐、蕃西域较量的新发展 148

 第一节 吐蕃从东道入西域 148

 第二节 唐与大食共灭苏禄 155

 第三节 唐朝势力在西域之臻于极盛 165

第五章 东争唐地、西抗大食的吐蕃帝国 175

 第一节 安史乱后的西域形势及唐军的坚守 176

 第二节 “蕃军太半西御大食”说考辨 190

结 语 197



附录壹	“弓月”名义考	200
附录贰	弓月部落考	217
附录叁	崔融《拔四镇议》考实	230
附录肆	四镇都督府领州名称、地望略考	239
附录伍	古藏文 Kog (Gog) yul 为俱位考	242
附录陆	金山道行军与碎叶隶北庭	253
附录柒	论古代游牧部族入侵农耕地区问题	259
附表一	大事年表	263
附表二	帝王年表	268
附表三	将相年表	287
缩略语与参考文献		298
英文提要 (Summary)		316
后记		320
地图		323

引 言

中国社会在经历了三国两晋南北朝（220—589）的长期地方分立（中间只有西晋统一了二十余年）之后，到隋朝（581—618）实现了统一。然而，在隋统一以前，突厥曾长期是北中国的太上皇。北齐（550—577）、北周（557—581）争相与突厥结好，“周人与之和亲，岁给缯絮锦彩十万段。突厥在长安者，衣锦食肉，常以千数。齐人亦畏其为寇，争厚赂之。佗钵（可汗，572—581）益骄，谓其下曰：‘但使我在南两儿常孝，何忧于贫！’”^① 隋用“远交近攻、离强合弱”之策，曾使突厥可汗俯首称臣。^② 然而，隋朝毕竟祚短。隋末丧乱，“时中国人避乱者多入突厥，突厥强盛，东自契丹、室韦，西尽吐谷浑、高昌，诸国皆臣之，控弦百余万”^③。隋末起事的各支队伍几乎都引突厥为援，包括李渊，到唐朝（618—907）初年还是如此。^④

突厥霸权的存在与中国社会的统一，这就是迄至唐朝建立时亚洲政治生活中的两个最主要内容。

从7世纪中叶开始，亚洲大陆的政治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这就是在传统的南北农牧分立局面中，加入了冲出沙漠的大食人和走出高原的吐蕃人，他们内部统一起来的原因尽管有很大不同，

① 《通鉴》卷一七一，5314页。

② 参见《隋书·北狄传》。

③ 《通鉴》卷一八五，5792页。

④ 参见《隋书·北狄传》，1876页；《通鉴》卷一八五至卷一八九，武德元年（618）至武德五年。



但都成了亚洲大陆上全新的、举足轻重的政治力量。从此，旧大陆政治地理的空白完全消失了，旧大陆的历史却因而增加了新的篇章。

有意思的是，唐、吐蕃、大食这三方，在当时说来社会历史、文化截然不同，却几乎是同时开始向外经营的。629年，一支大食人的军队袭击了东罗马帝国的叙利亚南部地区，这被认为是伊斯兰教向外部世界进行征服的第一步^①；630年，唐灭北突厥，置西伊州^②；634年，吐蕃赞普弃宗弄赞（即松赞干布）遣使唐朝，638年入寇松州^③。三方发动的时间相差最长不过十年。然而，三方却是在将近一个世纪的漫长时期中先后达到其对外发展顶峰的：大食在715年（屈底波·并波悉林远征拔汗那时遇害），唐朝在755年（安史之乱爆发），吐蕃在792年（攻陷西州）。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值得历史研究工作者从各方面进行探讨，尤其是从各方自身社会结构和内部发展上去探究。我们这里想指出的是，正是唐、吐蕃、大食关系史构成了7世纪中叶迄8世纪末叶亚洲强权政治史的主要内容，正是它们的活动盛衰影响着这一百六十多年亚洲大陆的政治发展。这一时期正是中亚突厥化、伊斯兰化的前夕，也是我国多民族国家形成的重要阶段；这时候，今天属于中国的西部疆域及其毗连地区大都已处在中央政府的直接控制之下。

但是，这一段重要历史内容在国内外学界都缺乏系统的专门研究。近年，日本的森安孝夫（1984）和美国的Ch. I. Beckwith（白桂思1987）先后发表两部论著，由于引用文献各有局限，还不能说已填补了这段空白。可见，研究本课题既有学术意义，就探讨我国疆域形成史等内容来说，也有现实的政治意义。

唐、吐蕃、大食三方共同发生关系的地方在中亚（Central Asia），我国传统称之为“西域”，所以本书的研究主要涉及这一地区。

① 参见希提1979，171页。

② 参见《旧唐书·突厥传》上，5159页；《新唐书·突厥传》上，6035页。

③ 参见两唐书《吐蕃传》上。

第一章

唐朝统治西域与吐蕃的介入

第一节 唐朝的西域统治

唐朝初期的西域经营

6 世纪中叶，原来服属于柔然的突厥（Turks）部落兴起于金山之阳（阿尔泰山南面）。546 年，突厥灭高车，尽降其部众。552 年，突厥破柔然。567 年左右，突厥与萨珊波斯共灭哒哒（Hephthalites，西方称之为“白匈奴”）。于是，东起辽河上游，西至咸海，南自帕米尔山区，北抵贝加尔湖的广大地区，都落入了突厥草原帝国的控制之下。^① 583 年，突厥分为东、西两部。西突厥（583—657）最初与萨珊波斯以乌浒水（缚乌河，即 Oxus，今阿姆河）为界。在从 6 世纪 80 年代到 7 世纪 20 年代的四十多年里，西突厥与东罗马帝国（The Roman Empire in the East 或 Byzantium，395—1453）结盟，连年向波斯开战。到统叶护可汗（约 619—628）时，西突厥的政治势力达到全盛，东以金山（阿尔泰山）为界与北突厥（即东突厥第一汗国，583—630）抗衡，西南抵末禄河（Merv-rūd，今阿富汗木耳加布河）上游与波斯为界，南至印度河上游喀布尔河流域。《旧唐书·突厥传》下说统叶护可汗时，“其西域诸国王悉授颉利发，并遣吐屯一人监统之，督其征赋。西戎之盛，未之有也”^②。可见，突厥草原帝国对被征服的绿洲地区实行的是一种间接控制而非直接占领的霸权主义统治，目的在于攫取经济利益。

然而，波斯和东罗马都在长期的战争中大大削弱了，这就为大食即阿拉伯人（Arabs）的兴起和扩张创造了条件。^③

① 参见《周书·异域传》，909 页。

② 《旧唐书》，5181 页。

③ 参见沙畹 1934，220 页。